

院藏近代第一草書

〈民國于右任墨蹟〉冊

何炎泉

論及民國時期書家，若將于右任排第二，恐怕沒有書家可以論第一。此〈墨蹟冊〉洋洋灑灑二千五百餘字，長達十三公尺，為難得的小字巨幅作品。全作以標準草書寫就，結字用筆精謹而純熟，使轉頓挫皆合法度，隨處展現深厚功底，深得歷代草書精髓，足為後世小草楷模典範。此冊不僅是于右任標準草書中最為精彩動人的一件，即使在近現代作品中也罕有匹敵者，為院藏民國時期第一草書名蹟。

在動筆的時候，
我決不因爲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，
因爲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。

「德」朱文聯珠印，爲于右任長子望德
(一九一〇?)之印。

——于右任
〈民國于右任墨蹟〉冊，紙本經摺裝，
六十一頁。內容有〈第二次大戰回憶歌〉
(圖一)、〈致隆吉尺牘稿〉(圖二)、
節錄〈第二次大戰回憶歌〉(圖三)三個
部份，全冊兩千五百餘字，展開長達十三
公尺餘，堪稱巨幅書法。冊中鈐有「望」

冊中最重要的作品當數〈第二次大戰
回憶歌〉，爲目前傳世墨蹟中僅見的完整
版本，共四十四頁，一千八百餘字，詩文
及書法皆出自民國第一大書家于右任之手，
彌足珍貴，爲近現代書法的傑作。此冊第
三部份也是節錄自此詩，時間當晚於第一
部份，可爲其書法發展之參考。
于右任(一八七九—一九六四)，

陝西三原人，原名伯循，後以字行。早年
參加同盟會，爲開國元勳，官至監察院院
長。致力於標準草書的研究與提倡，以
書法、詩和美髯並稱於世，被譽爲當代
草聖。他的詩在當代亦稱一絕，爲南社
早期成員。南社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團
體，社名取「操南音，不忘其舊」之意，
於一九〇九年在蘇州成立，發起人爲同盟
會會員陳去病(一八七四—一九三三)、
高旭(一八七七—一九二五)和柳亞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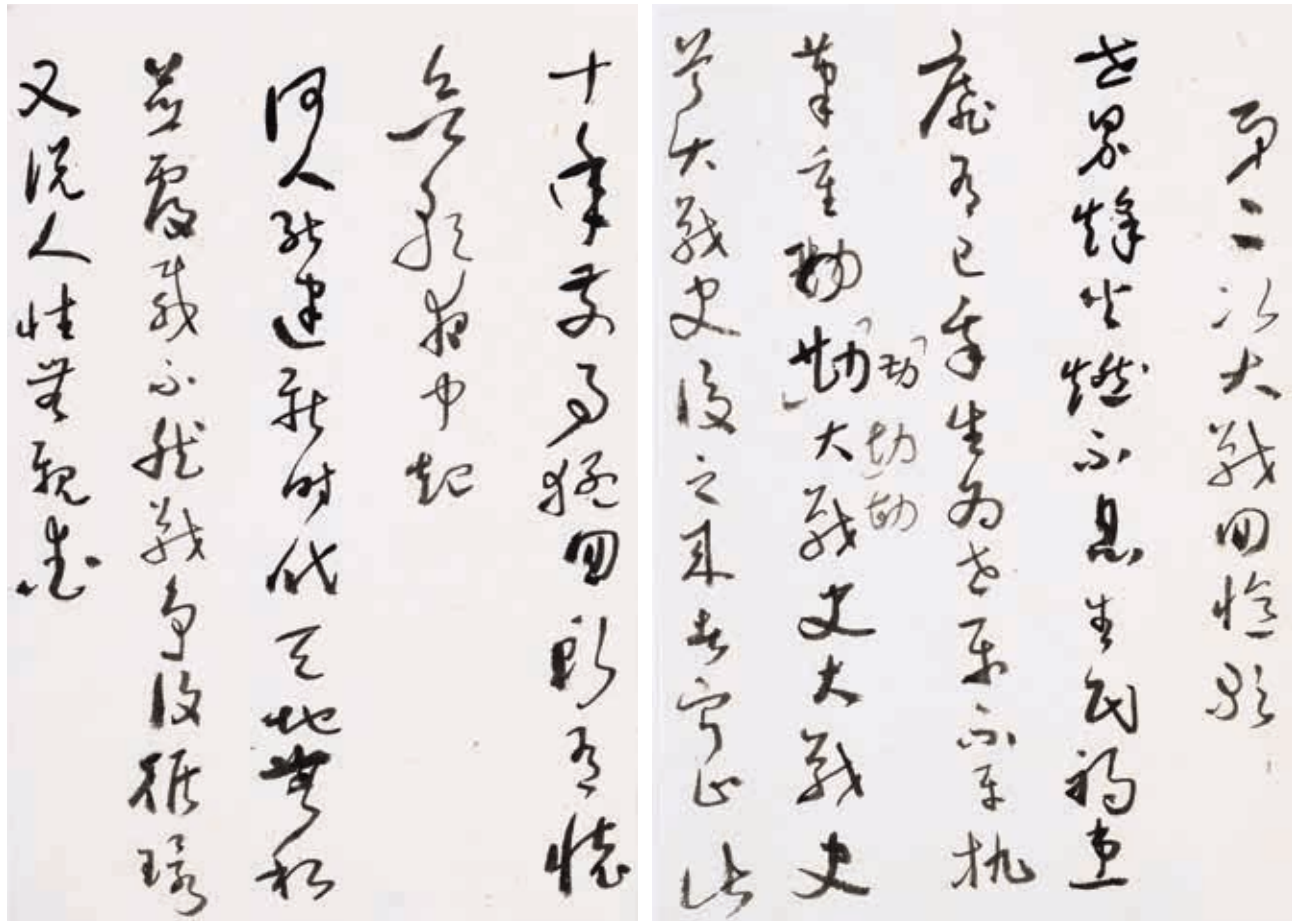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民國 于右任 第二次大戰回憶歌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(一八八七—一九五八)。關於〈第二
次大戰回憶歌〉，已故教育部長黃季陸
(一八九九—一九八五)曾謂：「感情之
豐富、胸懷之壯闊，史實安排適當，理想
之超越，以及對人類安和利樂之啓示，真
可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遭逢之空前浩
劫，一句暮鼓晨鐘。」(註一)

抗戰勝利後，監察院於一九四六年遷
回南京。于右任自一九四六年五月起向退
役經商的馮華堂(一八八九—一九六二，
字雲亭)承租寧夏路二號公館，一直住到
前往臺灣。由於他的書法享負盛名，前來
公館求字者絡繹不絕，從黨政要人至一般
平民，從未拒絕過。據其副官回憶，在公
館二樓的書房中總是擺滿按先後順序待寫
的紙張，每天早起就開始寫字。

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凌晨三點，他
在公館二樓臥室裏，因苦思時局混亂，久
久不能成寐，倚枕寫下〈第二次大戰回憶
歌〉。此詩稿尚存一件以藍色鋼筆書寫於
牛皮紙上的版本，共八面，前七面上有毛
筆修改痕跡，最後一面題「十月十五日夜
三時不能成寐，倚枕作此未及完篇而病」。
(註二)這首長達一千八百多字的紀實敘事
詩，一直要到十二月四日才於京滬夜車(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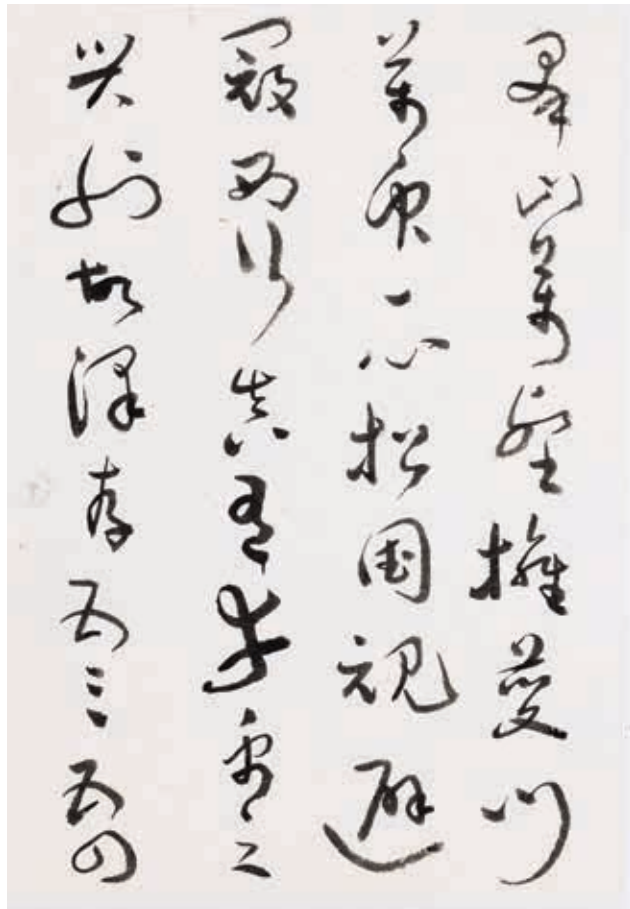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民國 于右任 節錄第二次大戰回憶歌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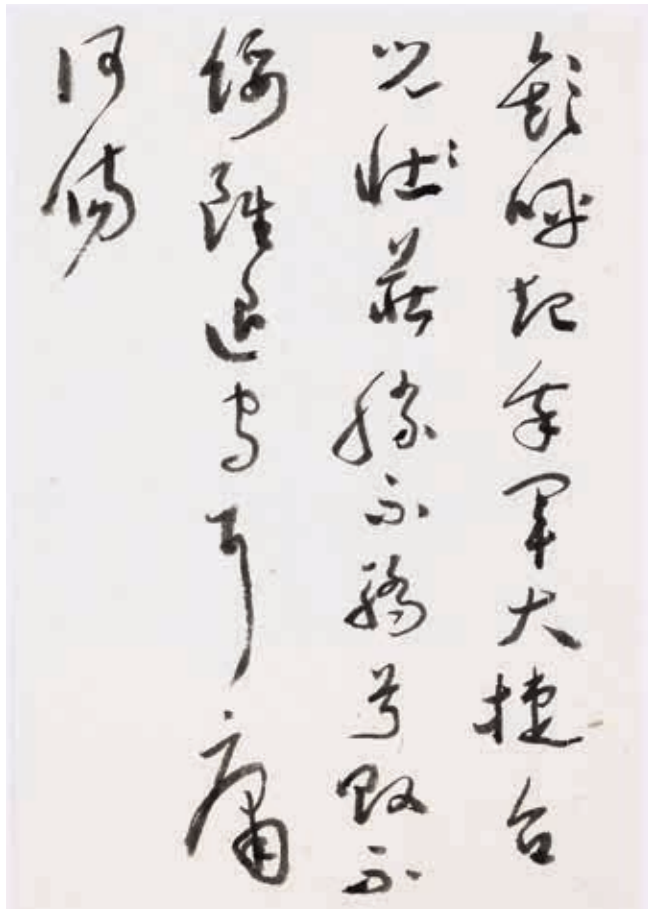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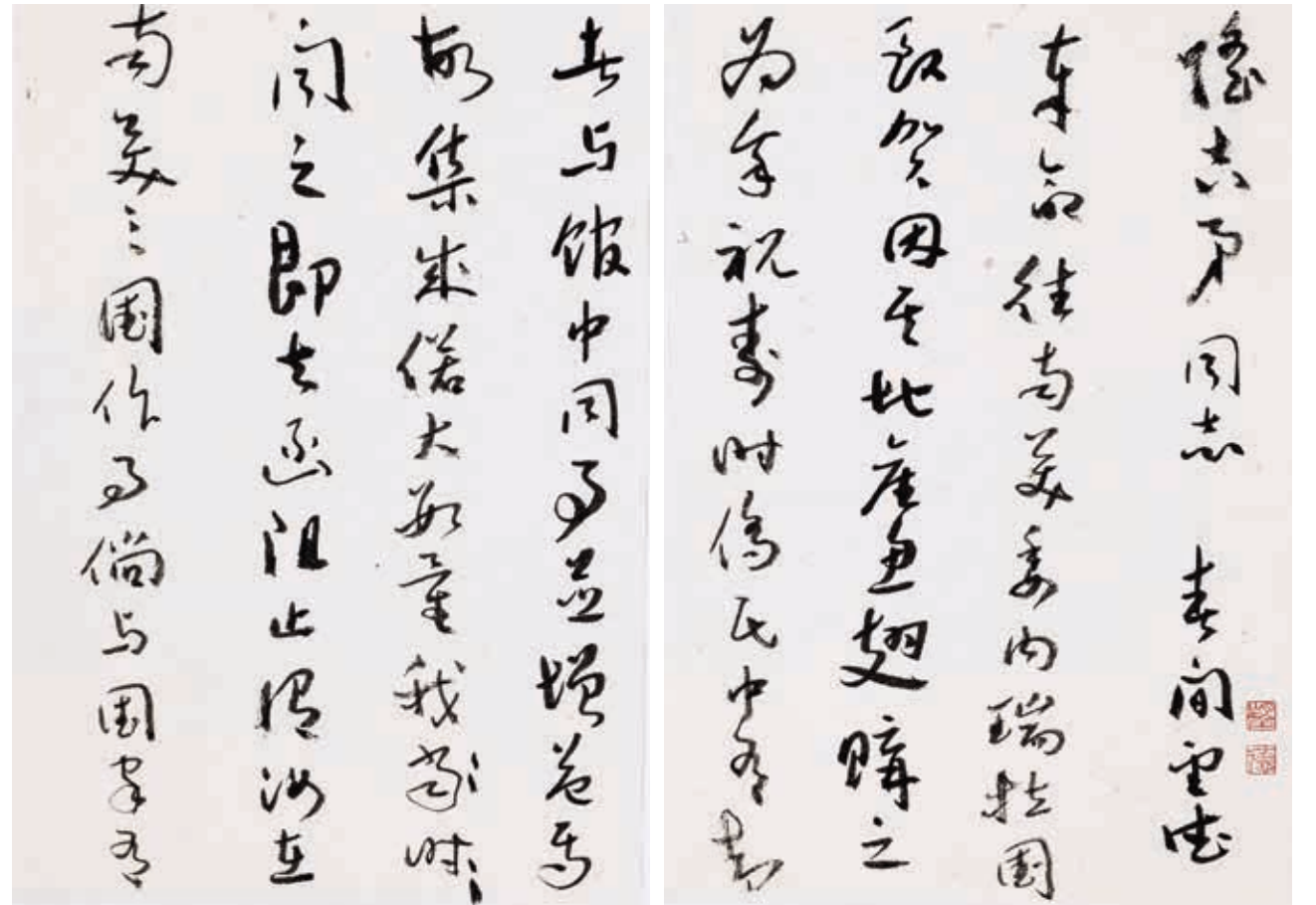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民國 于右任 致隆吉尺牘稿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於夜車上的完稿。相較鋼筆，在火車上使用毛筆當然還是不方便，推測初稿就是使用鋼筆書寫於牛皮紙上的那幾頁，而此墨蹟冊很可能是他首次以書法膽寫抄錄。由於詩作篇幅的字數不算少數，要完整抄錄一過確實不是那樣容易，這也說明為何傳世的〈第二次大戰回憶歌〉多為節錄本，就跟此冊的第三部分一樣。無論這是否為唯一的完整抄本，他自己應該都覺得相當滿意，否則不至於如此慎重地交由長子珍藏，傳家的意味相當濃厚。

儘管于右任自己表明「隨便抄錄」，然而全作的書法表現卻是一點都不馬虎，無論用筆或是結字，反而更顯講究與用心。此冊在用筆上相當精到，點畫之間毫芒畢現，線條的提按頓挫，甚至偃仰向背，都契合於傳統草書的規矩法度，與其人書俱老時追求渾厚與自然拙趣的作法不同，完全反映出深厚的書學功底與涵養。一九四七年書寫此作之時，他早已完成歷代草書之整理，對於草法可說是了然於胸，故全篇不僅結構精熟，字形也都相當優美，足為後世學習小草之楷模。正是因為對於傳統帖學有如此深刻的體悟，加上過去沉浸於碑學的堅實基礎，讓他得以開創出劃時代的草書風格。

寧鐵路）上完成，表達了自己渴望和平的迫切心情，全文刊載於十二月二十二日《南京中央日報》上，顯示他對此史詩鉅作亦頗為得意。一九五六年臺北永祥印書館刊印了龐儀山箋注《于右任先生第二次大戰回憶歌》，隔年臺北正中書局又出版了由作曲家柳絮譜成混聲大合唱曲的《第二次大戰回憶歌》，顯然在藝文界亦引起矚目。

臨時政府建都南京後，上海、南京往來旅客更加頻繁，光緒末年開辦的滬寧鐵路（民國十八年改稱為京滬鐵路）幾乎到了一票難求的盛況。當時任交通部次長的于右任親赴實地考察，決定每晚十二時自兩地對開夜間特別快車一趟，費用由交通部負擔，開創我國鐵路行駛夜車的紀錄。（註三）此〈第一次大戰回憶歌〉不僅是其生平詩歌之代表作，更是完成於他所開辦的京滬夜車上，讓此作顯得格外具有歷史意義。

此詩動筆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，完成於十二月四日，登載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報紙上。〈第二次大戰回憶歌〉末題：「隨便抄錄，完成早起一課。右任。十二月十日。」（圖四）接著其後的〈致隆吉尺牘稿〉寫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，若此裝裱順序可資參考，此冊很可能書寫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，抄錄六日前完成

一封信稿，保存在兒子手中確實顯得有點特別，對他們父子而言應該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。此信目的是想請孫維棟（一八九五—一九六九）幫忙處理一批從南美寄來的魚翅，這些魚翅為其長子望德出使南美時所購買，希望幫父親祝壽，不意引起一連串的麻煩。孫維棟，字隆吉，畢業於陝西法政專門學校，曾參加靖國軍，為于右任舊部屬，一九三七年任財政部天津海關總監，一九四七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。

信中提到當他獲知兒子買魚翅為自己祝壽時並不開心，雖然立即去函阻止，無奈已經運送至中國，不得不拜託曾任天津海關總監的孫維棟前去領取這些魚翅，並交待務必小心處理，而且一切都要合乎公家規定，若能順利取得，只留一小部份，其餘都想辦法賣掉以捐助孤兒院。由於當時政治相當混亂，時局也十分艱困，于右任對望德提到：「汝在南美三國作事，倘與國家有益，即等於請我吃魚翅。我是窮小孩子出身，不要貪吃這種東西。」清楚表明自己出生寒微，並不習慣吃這種東西外，更認為這些魚翅將引起世人批評，以後做事千萬謹慎小心。同年五月他才參加完副總統的選舉，當時僅憑一己的聲望與筆墨來拉票，標榜完全清白廉潔的參選，不同於其他候選人財大氣粗的款宴招待。不到半年，其子居然購買魚翅幫他祝壽，與其平時的行事作風不符，顯然造成老人家相當大的困擾。信中對於整個事件的態度與對於望德的責難之辭，完全反映出政治家的風骨與父親的期望，事後更將此信稿轉交至兒子手上，無非是希望他可以記取教訓。

于右任傳世書蹟相當多，絕大多數為應酬之作，流通作品中較少沒有上款的非

酌與思考，顯示出他嚴謹的書寫態度與對草法的要求，完全符合其提倡標準草書中「易識」與「準確」的原則。（註四）過去歷史上有許多草書家對草法並未如此考究，當然他們也缺乏草法標準化的概念，因而造成後代在識讀上的困難。顯然，如此精心結構的一件書法作品，所呈現出的品質與書寫意圖完全與「隨便抄錄」的印象相左，加上保存於于家的事實，都顯示出于右任內心對於此作的自信。事實上，類似「隨便抄錄」這種例子在書法史上並不少見，有的書家也會以文具不精或是身體欠安為藉口，不過很容易便可以發現這些都只是修辭上的用法，無須當真，因為這類作品往往都是該書家的得意傑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當第一頁寫到第四行的「勘」字時出現一段小插曲，「甚」字看來是採用了行書寫法，或許他寫完後隨即發現，所以重新沾墨，以飽吸墨汁的筆先將「勘」點去，之後又將此字圈起，由於墨線交疊而難以確知當時的結字為何。接著，他又重新書寫一個「勘」字，一路寫到隔壁行的「此」字，此時又回過頭以蓄墨不多的筆在飽墨書寫的「勘」字加上淡淡且帶有飛白的引號，形成明顯的對比。書家似乎仍舊覺得此字也不甚妥，才會加上引號，然後在旁邊又寫下兩個左邊符號不同的「勘」字，同樣也將這兩個字畫上引號，最後再寫一個帶有小圈圈的「勘」字作為結束。根據〈標準草書釋例〉中「二十七左旁七字符」的例子，「甚」字是寫成「七」，只有第四「勘」字完全符合標準草書寫法。不過，最後一個「勘」的「七」在結束時轉一個圈才接著寫「力」，若考慮同樣出現在「左旁七字符」的「切」字，轉圈的原因或許是書家擔憂「七力」與「七刀」容易造成混淆，才會細心地補上一個圓圈，藉以增加辨識度。除了這個字，後面還有一些字也都經過改動。

僅僅一個「勘」字就讓于右任來回斟酌類書蹟。此冊除了是不常見的非應酬書蹟，也是于家的傳家寶，有著代表于右任詩文、書法成就的長篇小草鉅著，還有一封能呈現其人格特質的珍貴信稿，至為難得。封面題「于右任先生墨蹟」，下鈐「舊香居藏」印，知此作曾經舊香居收藏並裱裝成目前形式，後又流傳至高雄地區，幾經轉手，於二〇一五年十月完成收購手續，以購書〇〇一五〇〇之編號正式入藏國立故宮博物院。這件作品儘管在年代不是十分古老，然綜觀近現代書法史，甚至整個書法史，無論在尺幅或是品質上，都罕有匹敵者，入藏後更是成為本院民國書法收藏之最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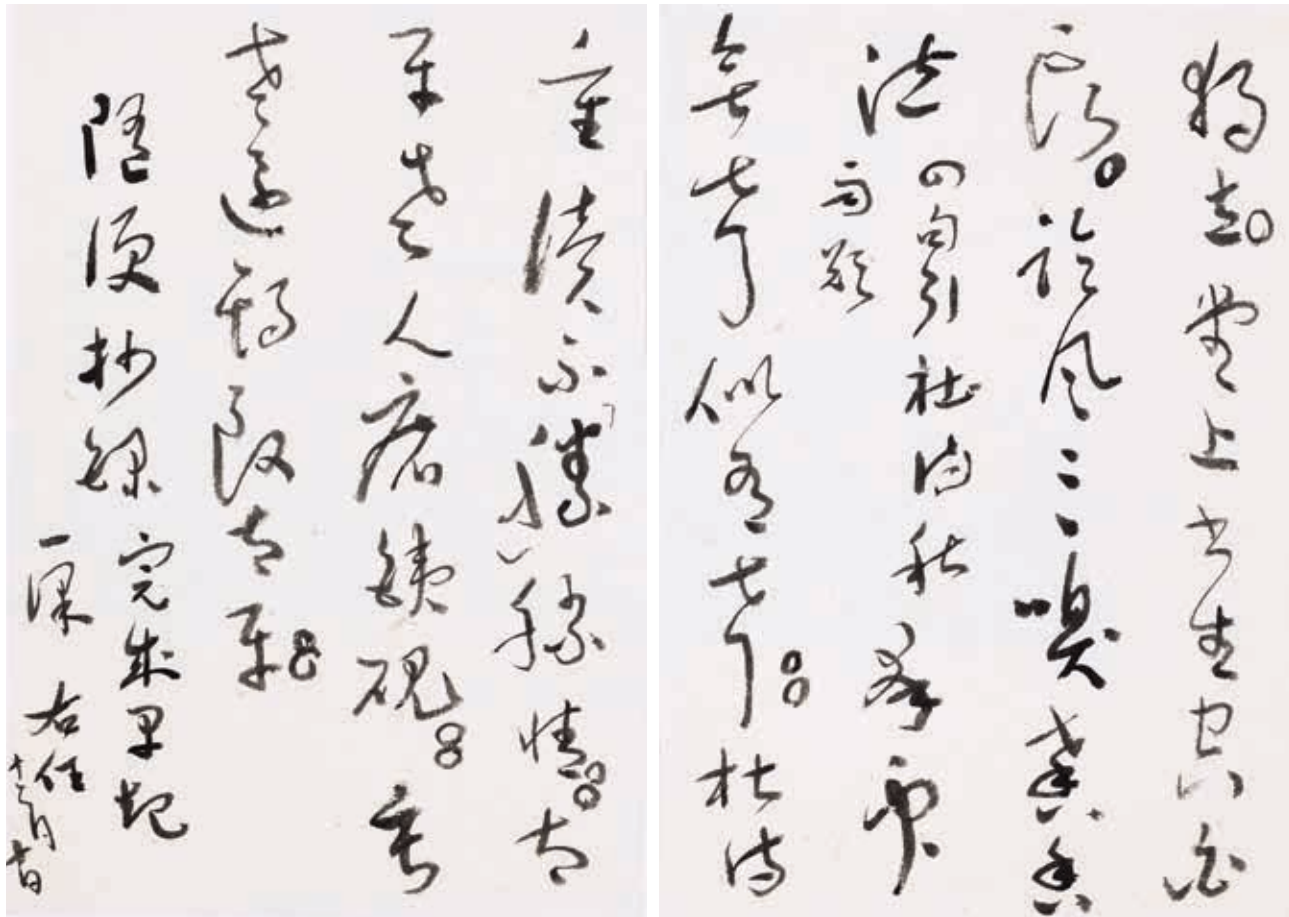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民國 于右任 第二次大戰回憶歌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註釋

1. 黃祖蔭，〈蘿窗詩話（四）于右任〉，瀛社網站，<http://www.tpps.org.tw/forum/portal.php?mod=view&aid=9>。
2. 銅筆字本〈第二次大戰回憶歌〉，收於于右任，〈于望德、蔣緯國等信劄手稿〉，上海馳翰拍賣有限公司，二〇一〇年金秋大型藝術品拍賣會—于右任書法專場。
3. 姚江人，〈鐵路夜車創立者〉，《西北雜誌》第三四期，一九九八年四月。
4. 于彭編，〈于右任先生書法及標準草書〉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二〇一五。